

俄羅斯內戰

西蒙諾夫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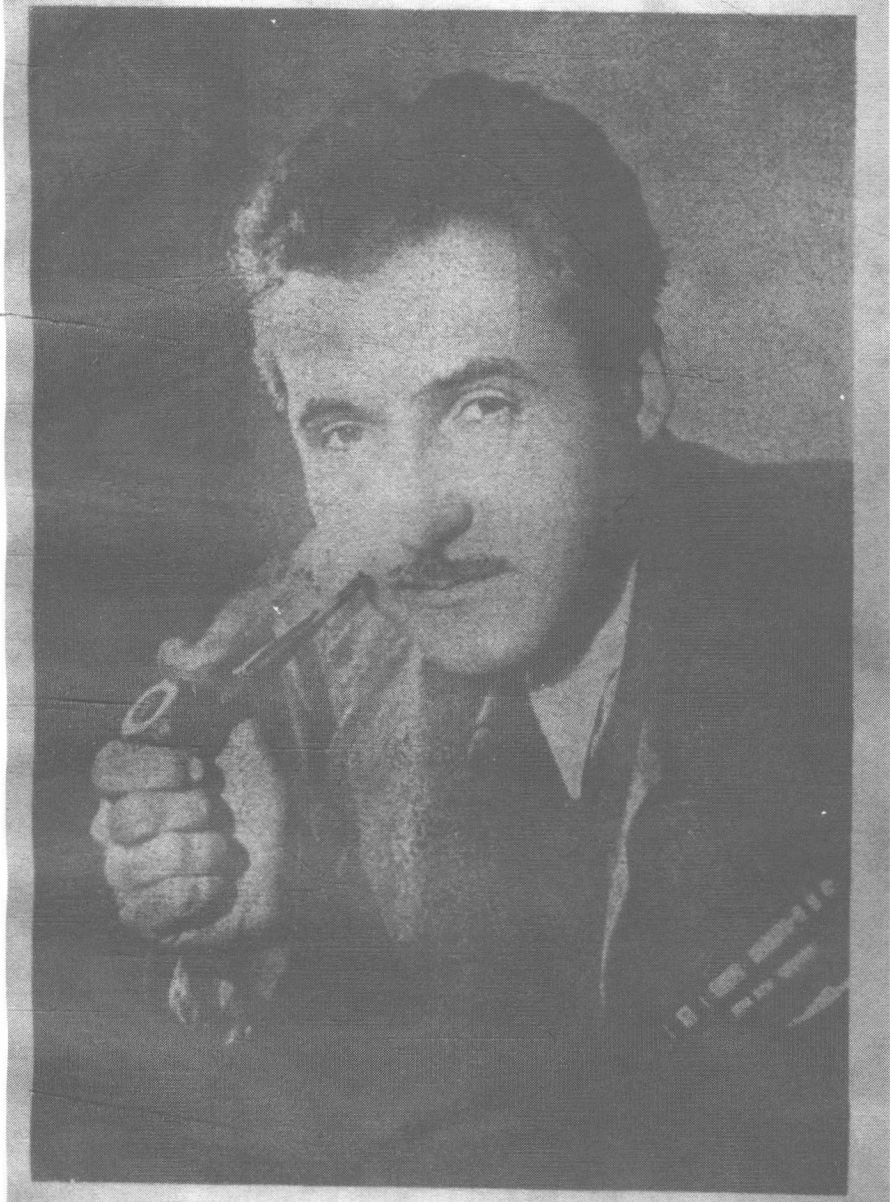
林陵譯

三幕劇



時代出版社

俄罗斯问题



本劇作者西蒙諾夫

西氏曾以本劇得一九四六年斯大林獎（戲劇第一獎）

俄羅斯問題

西蒙諾夫作

三幕七景

劇中人物

馬克佛遜——紐約一家大報紙的主人和編輯，若干其他報紙的共同所有人。六十歲，但樣子要年輕得多。

胡德——舊金山一家大報紙的編輯和共同所有人，同時是馬克佛遜報紙的編輯之一。約近四十歲。稍微有些跛。有些粗暴，裝做是來自民間的人。

史密斯——馬克佛遜報紙的記者，是胡德的同年和同學。

撥列斯頓——馬克佛遜報紙的國際版編輯，四十五歲。

哈台——馬克佛遜報紙的訪員，四十歲出頭。

摩菲——赫斯特系一份報紙的記者，四十五歲。不修邊幅。從來不醉酒，但却是永久喝過酒的。

凱斯勒——出版家，一個胖老頭子，患着可怕的氣喘病。

奧肯萊——一家左傾報紙的編輯，五十歲。

傑茜——三十三歲的美麗女子，樣子要年輕些。

梅格——速記員，是一個年齡在三四十歲之間的婦人。

酒排侍者，汽車夫，女秘書，傢俱打包伙。

地：紐約。

時：一九四六年自春至秋。

第一幕

第一景

馬克佛遜在報館裏的辦公室。一個很大的房間，相當空曠：書桌，速記員小桌子，幾張安樂椅。唯一的裝飾是照片，沿着整個房間的木板壁上成行地掛着。正對桌子掛着一張舊式二層樓房的大照片。

傑茜坐在速記員小桌子跟前，在打字機上正打完一句句子。電話鈴響。

傑茜（對電話）。不在。密斯脫馬克佛遜要過一刻鐘回來。

〔敲門聲〕

請進來。

胡德（走進來）。怎麼？你在這裏？多麼討厭的意外（吻她的手）。

傑茜 爲什麼討厭呢？

胡德 你從軍隊裏回來了，還是什麼都和一九四一年一樣嗎？

傑茜 不，我不過是給白麗琪小姐做替工。她請兩個禮拜假。

胡德 跟老頭子純粹是事務上的關係？

傑茜 純粹是事務的。

胡德 是的，他確實老了一點。

傑茜 我也老了。

胡德 沒有的話。我們是去年三月從菲列賓分手。可見，統共只有一年零兩個月。

傑茜 是這樣吧。

胡德 不過你穿便裝要比救護團的制服合身些。

傑茜 也許是吧。

胡德 也許，重溫舊情，你可以吻我一吻吧？

傑茜 不。

胡德 好。你什麼時候完工？

傑茜 十點。

胡德 十一點到白羅姆萊俱樂部，行嗎？

傑茜 不。我有約會。

胡德 可以問，跟誰嗎？

傑茜 可以。我想，加利……

胡德 史密斯？

傑茜 是的。我想，加利今天是會請我吃晚飯的。

胡德 可是他今天早晨才從日本飛來呀。

傑茜 是的，我知道。我在飛機場上接他的。

胡德 受報館的囑託？

傑茜 不是。（啞場）。據說，你的太太不漂亮？

胡德 是的。

傑茜 並且有錢有到這樣程度，關於你的生活，有私人偵探給她供給情報……

胡德 可能的。

傑茜 你已經把舊金山的報紙完全買下來了嗎？

胡德 沒有完全。暫時買了百分之四十。你可以相信我，我雖然結婚了，但我真遺憾，有錢的是她而不是你。……

傑茜 我相信。她很不漂亮嗎？

胡德 很。

傑茜 我同情你。

胡德 我相信。老頭子在那裏？

傑茜 在請俄國記者吃飯。過十分鐘就來了。

胡德 就這樣，選定加利了？「以抽煙嗎？

傑茜 向來可以。

胡德 （抽煙）。早晨剛飛來，真快。

傑茜 不。我們在東京見過面。

胡德 啊……對了。我變得遲鈍起來了。他知道我的事情嗎？

傑茜 不。當着他的面，或是當着別人的面，我都沒有提起你的事。

胡德 別人會對他說。

傑茜 不大可能。他不歡喜這一套。

胡德 他愛你嗎？

傑茜 我想，是愛的。

胡德 你呢？不過不要撒謊。那時候，在一九四一年，你比較更喜歡我。

傑茜 對的。可是現在，我比較喜歡他了。並且，我年紀大了一些，也——聰明一些了。所以我想出嫁了。

胡德 老頭子打算派他到俄國去。

傑茜 是的，我知道。我昨天給老頭子打了一張加利將來那本書的計劃。似乎，沒有你的參加是辦不了的吧？

胡德 是的，這是我的主意。也是我的計劃。

傑茜 哦，是嗎，這大概要費加利三個月的功夫吧？

胡德 差不多。不過，假使他肯去的話。

傑茜 他會去的。

胡德 這話不錯。最近一年他開始倒起楣來了。假使他現在不用最高動的方式恢復自己的聲譽，那末我就不能給他担保，今後他每月會賺到五百塊錢。我怕，你的婚姻到那時候就不幸福了。

傑茜 他會去的。

胡德 我不相信。關於俄國人——他從前有他自己的看法。

傑茜 無論是看法，無論是俄國人，無論是他關於俄國人要寫些什麼，都與我絲毫沒有關係，我只是要一座自己的房子，自己的孩子，要稍微有一些自己的幸福。做人家外室也做夠了。他會去的。

胡德 你什麼時候決定嫁給他呢？在日本？

傑茜 幾乎是。

胡德 完全呢？

傑茜 昨天。

胡德 在打我給他著作所起草案的時候，似乎我變成一個安排你幸福的可笑角色了。

傑茜 似乎是這樣。不過為什麼是可笑呢？

胡德 噯，總有一些的，幾乎三年了，我們……你應該感謝我。

傑茜 我是感謝你的。

胡德 抽支煙。

傑茜 我不抽了。加利不喜歡煙，我也戒好了。

胡德 噯，這可就當真了。

傑茜 是的，這是很當真的。

馬克佛遜（上）。你好，傑茜。

胡德 看到你真高興，密斯脫馬克佛遜。

馬克佛遜 你又來那老規矩了？

胡德 好，恰利。不過，現在你得立刻承認，你逼人家叫你的名字，並不是出於自然的民主。

馬克佛遜 真的嗎？

胡德 是的。你簡直變年輕了。「恰利」的聲氣要比「密斯脫馬克佛遜」年輕些。是嗎？

馬克佛遜 也許是。不過你可以別當着女人的面說這個話。

傑茜（拿起打字機）。我可以走了嗎？

馬克佛遜 可以，可以。現在你什麼都可以。傑克，她扔下我，不願意跟我工作了。

傑茜（在門口）、密斯脫 克佛遜，我不是給你解釋過了嗎？

馬克佛遜（打斷她的話） 是的。並且也不用再把這事情給我解釋第二遍。你走吧，傑茜。

〔傑茜下。〕

我老了。傑克。昨天我向她提議，等白麗琪小姐假滿回來之後，和她對調一個位子，留在這兒工作。和從前一樣……不肯。照工作時間說，在採訪部工作，對她比較合算些。我老了……史密斯過一刻鐘，就要來了。

胡德 俄國人怎麼樣？

馬克佛遜 記者嗎？簡直全忘了。（打電話）。梅克爾。給我叫哈台來，過五分鐘再叫波列斯頓來。（對胡德）。哦，沒有什麼，他們肩頭上有腦炎。（笑）。克羅斯皮決定給他駐在俄國的記者造成一個好的先例，他向俄國記者提議到我們飛機工廠去視察一下。但是俄國人說，他們對於我們的飛機工業絕對沒有興趣。於是克羅斯皮弄得非常尷尬。

〔哈台上。〕

哈台，你明天早晨去出席告別俄國人的記者招待會時，順便向他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：外面傳說他們帶了錢來支持我們的煤礦罷工，是否確實？

哈台 可是……

馬克佛遜 什麼？

哈台 他們對於這樣的問題，只會聳聳肩來作回答。

馬克佛遜 當然。你就這樣寫，俄國人對於這個露骨的問題，只是很狼

狠地聳聳肩，或者諸如此類的話，這是你的事情。是你拿稿費，不是我。祝你成功！

哈台 再見。（下），

胡德 對於一份有身份的報紙，『不太天真嗎？

馬克佛遜 沒有關係。哈台是一個有名的胡鬧新聞的訪員。這在他的嘴裏是很自然的。

胡德 是的，他也許是對的……

馬克佛遜 你意思是說，我還沒有完全失去理智？

胡德 不完全。

馬克佛遜 什麼不完全？

胡德 我要說的不完全是這個。我是要說，你一天比一天堅強了。我喜歡這一點。

馬克佛遜 我也喜歡。並且，我想，比你更喜歡。（用手在書桌上槌了一下）。一張很好的舊式桌子。甚至於新式事業家坐這樣舊式的桌子也是很舒服的。是不是？

胡德 也許是吧。

馬克佛遜 正就是。但是，可惜要忍耐一下。哼，正就是我，而不是你，三十年前在這個破舊的瓦堆上創辦這個事業。（指桌子上面一座小屋的照片）。沒有辦法的事情。是資本主義呀。私有財產的神聖權利。

胡德 （巡視辦公室）。哦，一個老朋友又在陽世出現了。

馬克佛遜 （走近去，看莫索里尼的照片）。是的。噯，那有什麼呢！自從把這個可憐的頂棚掛在米蘭以來，他，當然是死了。我不記死人的墳處。一九三三年到他羅馬宮裏去的時候，這張照是他簽字給我的。你看，字簽得多好。是我所搜集親筆簽名中最好的一個。

胡德 還有一位先生暫時還放在保險箱裏？

馬克佛遜 暫時還是。外面謠傳說他活着。吊死他還早呢。

胡德 據我看，已經可以了。

馬克佛遜 不，還早。

胡德 你看未來看得太胆小。這是你唯一的缺點。

潑列斯頓 （上）。我來了。您好。你好，傑克！

胡德 你好！

馬克佛遜 關於俄國今天有什麼消息，皮爾？

潑列斯頓 合衆社給我們哈納發的五十行「俄國人在維也納」。哈納很稱贊俄國人，我不知道，登不登？

馬克佛遜 一定登。我們和赫斯特相反，保持新的客觀作風。登在第十六版上。別登在前面。還有什麼？

潑列斯頓 魏普曼的一篇文章，論俄國侵略計劃，還有五六條類似這樣的消息。

馬克佛遜 都登出來。我們是客觀的。魏普曼的文章登在第一版，其餘——的至少登在第六版前面。還有什麼？

潑列斯頓 還有？意大利人的造謠消息，說愛里特里亞出現俄國飛機師。不過這是絕對不像樣的夢話。

馬克佛遜 把它登在第一版，用刺眼的標題。

潑列斯頓 俄國人明天就會闢謠的……

馬克佛遜 那有什麼呢，我們把它登在第二十版上。登五行。他們發的闢謠消息很短。看新聞的有幾百萬人，看闢謠的只有一萬人。

潑列斯頓 我不喜歡這一套。

馬克佛遜 什麼？

潑列斯頓 你干涉我國際版的工作。我慣於自己處理的。

馬克佛遜 對不住。你對，皮爾，我很抱歉。可是你不再瞭解我了。

⊖ Eritrea 意大利的前殖民地，在北非洲東部。

潑列斯頓 我覺得，一個月之前我是瞭解你的。這一個月中開你變了。

馬克佛遜 當然，變了。這就是你應該明白的地方。好吧，祝你成功。

潑列斯頓 再見。（下）。

胡德 史密斯過三分鐘就來了

馬克佛遜 是的。怎麼樣，我？，他只得答應。稿費三萬塊，出書担保有銷路。說實在話，假使我不是在國會之前非常需要這本書，我至多只能給他一萬五千塊。他會答應的。他的情形很不好。他幾乎有一年不寫東西了，並且一塊錢收入也沒有。

胡德 爲什麼他不寫？

馬克佛遜 我收到他兩封信，一封是從沖繩島來的，一封是從日本來的。戰後的混亂。他以爲和平條約一簽字什麼地方都會有鴿子飛翔，玫瑰開放。但是世界還是和原來一樣。這使他失去了平衡。他對我說，在他沒有明白世界上究竟發生着什麼事情之前，他不能寫作。沒有關係，他會去的。

胡德 他打算跟傑茜結婚。

馬克佛遜 真的嗎？現在我明白了。那有什麼呢，很悲哀，但是很好。他會去的。傑茜並不是一個肯嫁給花子的女子。

史密斯 （上）。您好，老頭子！您好，傑克！

〔握手。〕

馬克佛遜 請坐，加利。

史密斯 坐下。不是大問題，老頭子。你爲什麼這樣要緊拉我來？我昨天夜裏在太平洋上幌得要命，直到現在腸子還在痛。

馬克佛遜 我怕你現在又要在大西洋上幌了。

史密斯 你對我有什麼建議。

馬克佛遜 到俄國去。

史密斯 到俄國去？最近一個月，我害失眠症，突然，有生以來第一次

在夜裏看起來貴報來了。照你的新政治路線來說，派我到俄國去，也許，於你是沒有意思的。

馬克佛遜 第一，謝謝你，你終於看我的報紙了。第二，在我的新路線之下，正就是需要你到俄國去。

史密斯 老頭子，你把我當笨蛋了。

胡德 別裝糊塗！自從我寫了那本關於俄國的書之後，假使俄國人再讓我到那裏去，他們簡直是傻瓜了。可惜，他們並不是傻瓜。

史密斯 但是，自從我寫了那本關於俄國的書之後，在你的新路線之下，竟勸老頭子派我到俄國去，那才是傻瓜呢。

胡德 謝謝你，但是你，總是有什麼都攪得一塌糊塗。現在我來說給你聽，為什麼我不是傻瓜。你才是傻瓜。

史密斯 （在安樂椅裏坐得舒服些）。有趣！這問題使我一輩子奮鬥。

事實是事實，我絕對沒有意見，但是這事實的原因却不十分明白。

胡德 你所以是傻瓜，因為你不知道什麼叫做辯證法。辯證法是一種科學，說什麼都是不斷地動，不斷地變的。

史密斯 （打斷他的話）。好極了。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明白得快。

胡德 （繼續）。你在一九四二年所寫的那本很受歡迎的關於俄國的書，可以幫助你現在寫一本關於俄國的完全不同的書。對於我們有用的書。

史密斯 對於誰，——對於你？

馬克佛遜 對於那些認為美國不應該有共產主義的人。

史密斯 我也是屬於這種人。各有各的意見：俄國人有他們的制度，我們有我們的制度。還有呢？

胡德 還有——你應該再到俄國去一趟，把俄國的全部真情寫出來。

史密斯 那時我也是寫的全部真情呀。

胡德 不是！

史密斯 喂！轉變轉得慢點！

胡德 你寫的什麼？你說俄國「是勇敢的兵士，史大林格勒會英勇地保衛，他們的飛機師去撞擊飛機，他們的女子是狙擊兵。你想像看，這都是俄國的真情嗎？

史密斯 凡是我所寫的都是真話。

胡德 你不以為，現在，這些勇敢的兵士已經達到了歐洲的心臟，爬進了朝鮮，這些飛機師已經在維也納和旅順上空飛行，你不以為這個真情，已經不是反對德國人，而是轉過來反對我們了嗎？

史密斯 這一點，在貴報上已經看到了。

胡德 你以為俄國人不再往前爬嗎？

史密斯 相反，他們先奪取歐洲，再奪取美洲，然後再奪取澳洲，然後再奪取南極……多無聊的廢話！

胡德 無聊的廢話？你讀過馬克思的「共產黨宣言」沒有？還有列寧的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」？請注意「最後」這兩個字！你讀過沒有？

史密斯 沒有，沒有讀過。還有什麼關係？

胡德 因為……

馬克佛遜 等一回，傑克。等我走了你們再繼續你們的辯論。我要出去。加利，我請你仔細地聽聽傑克對你所說的話。他會把我們共同的意見告訴你的。現在有幾句話要說……兩星期之後乘飛機出發。三月為期。回國後一個月交稿。一部分作為文章在報上發表。我保證出版。我保證銷路好。我保證稿費三萬元。明天半夜十二點鐘在這裏答覆。你說一聲好，我就先付你七千五百元一張支票。你去考慮一下吧！再見！（下）。

史密斯 七千五百元！開頭這樣，倒很不壞。這許多錢暗示我必須給你

們寫一本很不錯的壞書。

胡德 不！你不過只要依照這個計劃寫十章就行。（遞給他一張紙）。十個問題，十個回答。（監視史密斯臉上的表情）。不過字眼要謹慎一些。我預先告訴你，這計劃是我起的草。

史密斯（讀完了，安靜地）。「俄國人要戰爭的十個原因」。這不對！俄國人不要戰爭。不會有這樣事情的！

胡德 你什麼時候離開俄國的？

史密斯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。

胡德 可是現在是一九四六年七月。

史密斯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現在也不會要戰爭。

胡德 好，就算不是現在，甚至於就說他們現在不要戰爭吧，可是我自己却不怕肯定這一點。我主張對世界共產主義立刻進行警告戰爭。共產黨人是狂妄的信徒，俄國人是雙重的狂妄信徒：俄國人加上共產黨人。你要相信，誰都阻止不了他們，假使他們要使世界服從他們思想的話。

史密斯（雙手捧頭）。够了！住嘴！

胡德 我是對的。

史密斯 可能是。什麼都可能。對於這個狂亂的戰後世界，我已經什麼也不瞭解了。炸彈，間諜，伊拉克，朝鮮，特里埃斯特。聯合，同盟。在撒哈拉沙漠上走着的時候，在沖繩島的污泥裏轉帳着的時候，在新幾內亞從我身上挖出彈片的時候，難道我想到過這一點嗎？這一切為什麼發生的呢？我不能呼吸，我不能寫作，我不願意思想。我口袋裏帶來十塊錢，爲了不想，都買酒喝掉了。（抽煙，突然安靜地）。我不知道俄國人要不要打仗，但是我不願意寫這本書。我和他們一同在格甲次克前綫挨過凍，我和他們一同在壕溝裏喝過酒，我看見過吊死的俄國小孩。即使你所說的都是真的，這本書